

文體明辯

四十一

7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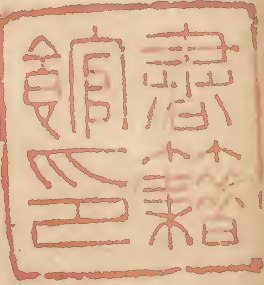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八	三	五	漢書門
二	三	五	文章類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七	一	四	六
八	二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	六	六	漢
二	一	二	書
函	七	三	查
九	八	二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44)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五

文論

莊周論

宋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一

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

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

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
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
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
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
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
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
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
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
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
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

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
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
儒之所能及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
貴悲夫

荀卿論

宋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
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
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
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
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

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
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
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
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
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
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
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
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
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
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

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
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為
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
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此觀之意其為人必
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
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

文水月書卷百二

卷百二

四

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待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主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子思論

宋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

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
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
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
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
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
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
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
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
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
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

正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嘗
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
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
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
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
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
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
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

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
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
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
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
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
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
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
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
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
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大明唐

借客形主如轉
凡于千仞之上

鹽鐵雜論

漢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
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
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
世始汝南朱子伯爲子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
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
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
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焉
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

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
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
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
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當一作務畜利長威豈不謬
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
本直而不徼切而不悖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
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
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
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
法然臣儒宿學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

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
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斗筭之人道諛之從何足算哉

論六
諷論

王命論從漢書本

漢班彪

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
隗囂據隴右而孫述稱帝於蜀天下雲

文本月詩卷四二

風論

擾大者連州郡者據縣邑置問處以時
事彪對以漢當復興置不以爲然彪既感
罵言又愍狂狡之不息適著
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夏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行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士會歸晉其唐堯也據火德
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毋夜號以章赤帝之符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
利積系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屈特也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游說之士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
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
事矣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禪褐之襲親身
擔石之畜讀日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
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

勇如信韓姓布縣姓彊如梁籍項皆姓成如王莽然卒潤
 鑊伏質鍊烹醢分裂又况公曆微少尚不及數子
 而欲聞奸干音天位者虜是故鴛鴦之乘不騁千里
 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音節即薄檻柁
 梁上短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
 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
 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毋止之曰自吾為子
 家婦而也汝世貧賤卒讀曰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
 久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
 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

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毋
 見之謂白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
 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
 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
 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
 於春秋史書之而况大丈夫之事虜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毋知廢陵毋知興審此四者帝王
 之分去聲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
 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
 明而仁慈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

於聽受見善如不及因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
時如鸞讀日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
揖鄆生其名食之說寤成卒敬之言斷懷土之情
近沛高祖來都關中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不
故云斷懷土之情人夫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
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同高祖而夢與神遇
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恠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
是以王媪武負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
皇東游以厭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

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
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
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合斯位符瑞
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
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
凶伏鉄鉞之誅英雄指誠知覺寤畏若順禍戒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去絕信布之
覬覦距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
幾謂而望也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
祿其末終矣彪知真德秀曰論參以神惟非純於

之世日月詩卷四十一 風命

義理者然其立意主於也
姦雄覬幸之志故取焉

爭諫一作臣論

唐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
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
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
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算字野彼豈以
富貴移易易格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
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
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
躬之節以以字無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
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
之有字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
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
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
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文選月評卷百一

風論

三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
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
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
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
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
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
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作
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
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
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感
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
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無本布衣
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
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
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嚴
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
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

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久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

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目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自也也字無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資則將役於資以奉其上矣若果資則固畏天命而閱久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禱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文選卷之百一

風命

一四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
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
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
不得為善人乎哉箴規攻擊是反難文字之橙

辯姦論

宋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
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
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
以為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洵與之
游而安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之
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右之母
死士大夫皆往弔洵獨不往作辨姦一篇

理勢之相因其踈閭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
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名子見盧杞
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名子見盧杞
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
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
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龍
無憲帝僅得中主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
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
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

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以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
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
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阻與人異趣是王衍盧
祀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虜
之衣食犬豕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
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匿豎力易
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
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

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
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久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
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
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存舊論興寧中變法故作此論以諷之

宋唐庚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舌誼者十至八九
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
悲中更王氏莽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
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

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
 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
 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
 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
 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雜
 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
 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
 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
 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
 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

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
 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
 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
 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
 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主法而不慕前朝異
 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
 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
 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
 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上明日廢其一祖宗餘
 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

搖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其家法至
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閱閱豈無降替而國人信服
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為天下
國家者哉

論七

寓論

運命論

魏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
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
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命紹介也傳

而自親嗚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
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
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
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
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
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
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兵法之
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
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

之拙說於陳涉項籍而巧言於沛公即漢也然則
 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
 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
 可格量度也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
 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
 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
 妖始於夏庭指龍絜化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
 發於社宮後陽或夢衆君子立社宮而謀亡曹
 殺所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魯大夫叔孫

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歷已有一人名牛者
 助之乃勝及還再過婦人則其子長矣召見狀如
 夢中者因呼曰牛使為豎有寵牛將為吉凶成敗
 亂羣臣有進食者牛皆不進豹遂餓死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
 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于郊廓下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齊桓
 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
 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
 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荀體二指顏

希聖指孔子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
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
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
見怠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
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
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
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
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生驅驟於蠻夏
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
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

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
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
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
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
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
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
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
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
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

二聖曰并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
 如一也夫忠直之近於主獨立之負也於俗理勢
 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
 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
 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
 死生有命當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
 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

賤也豈獨君子取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
 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蒨也戚施也面柔之人
 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譖之如
 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
 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
 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
 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
 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
 身而不推也思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
 之鑄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

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以湯
載以牛車自殺其母蓋笑蕭望之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
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
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
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
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
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
不過滿腹棄室而灑兩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
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

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
娛耳自樂心意乎譬人即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木
之貨畢陳矣寒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
雲矣椎髻而守教廩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
矣插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
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
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
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
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

文體明辭四上

高命

三三

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
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
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
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
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失出處
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
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
斯矣康有美材而不大遇然能
安之故作此論以見志

論八

設論

非有先生論參用漢書
文選本

漢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
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主恠
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
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異地將
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
議末流也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

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現音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讀曰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讀曰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主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下二作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

言言 二二三

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辱也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瑠瑒音彫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頽國家為墟放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異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

文禮有詳卷四上 技論 二二四

治節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
言直諫上以拂同弼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
忤於邪主之心歷也經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
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
琴其中以詠先主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
仲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
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然易容捐薦也去凡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
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一作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主聖主得賜清燕之間讀曰寬和

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主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
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
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
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
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主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至
久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
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
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

文選月詩卷四十一 一 後論

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
易於是吳王穆音默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
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
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一作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
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讀曰積有餘囹圄

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
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
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一作王國克生惟周之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漢王褒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取也今夫子閉門距躍不行專精趨學有日矣
幸遭聖主宣平世而又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

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
 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
 東西牆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
 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
 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
 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寧
 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越石父為
 於途晏子見而解左驂贖載之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請絕曰士讎於不知已而伸乎知已吾三
 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己
 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乃出見之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鬼善譽
 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
 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
 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
 曼也長也矰矢結也綴於蒲首不能以射故膺騰擻擊也波而
 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遭
 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
 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
 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
 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音緩舒

釋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
丘子者也於是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
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俾人不識寡見數聞曩從未
路望聽至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
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
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天子聖服肱竭力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應屢降瑞福故
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
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魏文侯立少子釗而封長
子擊于中山三午莫往來

其傳趙君君請求北犬晨鷹使獻文侯文侯曰擊
知吾之好此也即見使者問曰中山君亦何好乎
對曰好晨風之詩詩云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
以忘我者也文侯大悅乃廢新而召中山君以為
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
久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
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
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
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
砥砢凡人視之快他沒及焉良土砥之然後知其
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作庸人視之忽焉巧冶
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第五十五 燕飲第八

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
洋罔不覆載紛紜衆多天地寂寥曠遠宇宙明君
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窮盡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
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尊下
人使四方若下筮夫忠賢之固導主志承君惠摠
盛德而化洪天下安波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
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肯溢曰
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
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
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

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
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莫不露濡靡也眉耆者
之老感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
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
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
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扼分寸
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入天之樞
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立子見先生言切

三言曰考卷上 詩論 三十一
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
不以為多也鱗鱗並逃九戩也不以為虛是以許由
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
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也邪論不能惑孔墨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
歌詠以董也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緜甘棠之風
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
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徕巨過
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
震動也音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

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子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
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
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螿出以陰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
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
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入就者衆也故于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
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

文禮通考卷之二 八 設論

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
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名夷鮑
名叔隰名寧威名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
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名廖由名五
穀名百里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敖名子友
鄭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庸庸剋滅彊
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名田翟秦人寢兵折
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東被彊齊困閉於莒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

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
也今聖三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礼文屢下明
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勸慕
莫不風馳雨集叢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
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礼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息者
欲罷不能偃息有角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
之域咸絜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
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
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
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文選卷之四十一

姓祿勤增俸以屬貞廉減厨食卑官觀省田官損
諸苑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逞游宴閔耆老
之逢辜憐縲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
木遂其零茂惶悚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
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
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
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
於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泣莫不股慄
懼伏吹毛求疵並作施釐毒百姓怔忡音中遑

也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
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
除其賊故大漠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
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
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
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
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
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
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

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
 以北狄賓浴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
 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入瑞先生曰夫匈奴
 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傲音傲延習俗桀暴賤
 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
 驚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耜則弓矢鞍馬播種
 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主不能懷五伯

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
 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音結涕顏
 刀割其焦齒詩未泉睭大宛深剪髮黥首文身裸袒
 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惟忻來附娑娑嘔吟鼓腋而
 笑夫鴻均也平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
 是以刺史感薄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鳥感反淺
 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
 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78
8

支那研究卷四

八設論

三三

日
本
問
所

救心字點朱

